



## 父子

看著墙上的壁钟，长针和短针同时指著 12，爸爸的心里实在非常生气，他跟志强说过多少次了，无论去哪里都好，晚上最迟不要超过 12 点回家。

12 点，深更半夜，年轻人还在外头游荡，成什么体统？

爸爸是当老师的，当了 30 多年的老师，生活非常有规律。年轻的时候，偶尔还会吃个夜宵，迟些上床，到了 50 岁以后，每天晚上 10 点睡觉，清晨 6 点起床。虽然现在已经退休，但是，生理时钟令他保持退休前的生活习惯。

妈妈对著电视说：「你先去睡吧，我来等他。」

爸爸很气愤地放下手上的报纸：「你看你的儿子，都是被你宠坏的。」

「我的儿子？」妈妈没有把这句话说出来。她只是偷偷在心里笑。多年来她已经习惯爸爸的说话方式。从小儿子要是有什么光荣成就，比如考试第一名，比赛冠军，成绩 100 分，爸爸就会开心地笑，把儿子占为已有：「我的儿子真聪明，真优秀。」但是，儿子一有什么缺点露出来，爸爸说话的口气就变成：「你看你的儿子……」

妈妈只是说：「志强刚刚打过电话来，一群朋友在庆祝生日，没有人走，他不好意思一个人先告辞呀。」

「这孩子越来越不像话，今天回来我不打他一顿才怪。」爸爸的神情十分的严肃。

「你累了，先去睡吧。」妈妈比爸爸有耐心，对儿子也有信心，她知道儿子不会行差踏错。

「朋友通通不走，你叫他怎么走呀？」

「他知不知道现在几点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就让我等？」爸爸的语气还是不悦。

「怎么？我等他，他就好意思？」

「他没有叫你等呀！」妈妈说。「去睡啦。」其实妈妈的意思是免得爸爸一直在这里骂人。

爸爸的声音仍然很大，没有一点倦意：「外头那么暗，刚才还雷声隆隆的，像要下雨的样子，志强到底几点才要回来？」

「几点也没关系呀。」妈妈很安心。「又不是到处乱跑，明知道是在朋友那儿。」

稍带寒意的风从窗口呼呼地掠进来，爸爸终于露出担忧的心情：「这样夜了还不回家，大雨一来，谁晓得路上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？」

妈妈被爸爸说得心也挂碍起来：「不会吧？志强坐李达伟的车，李达伟向来开车很小心的……」

风好象更大了。那呼啸的声音似乎还包括树叶被刮下来的飒飒声，爸爸的忧心更是明显：「志强有没有说照样坐李达伟的车回来，他会不会自己一个人去搭公车？」

「不会吧？这么夜了……」妈妈也心乱得不懂回应。

爸爸一听，气又上来了：「你还知道这么夜了，多少次叫你告诉孩子不准那么夜回来的！」

门铃在这个时候响起来。「咦？爸爸妈妈，你们都还没睡？」志强什么也不知道，高高兴兴地说：「那太好了。」

爸爸一见志强安全归来，声音恢复正常，眼睛朝著报纸说话：「回来了。」

「是呀。」志强把手上拎的两包食物交给妈妈：「妈妈，快去打开，是爸爸最喜欢的杏仁糊。」

「杏仁糊？」妈妈有点诧异。「你买杏仁糊干嘛？」

志强说：「喏，就是那档专门卖夜宵的，要半夜12点才开档的呀，爸爸以前最爱吃的。」

听著儿子的解释，爸爸的嘴还没吃上杏仁糊，心倒像被溶化的巧克力，虽然一团黑糊糊的，却只觉得又香又甜。

「我看爸爸好久都没吃了，一定会很想念，刚才排队排了好长才轮到我呢！」

妈妈瞪爸爸一眼，说：「喂，你儿子给你买夜宵呢！」

爸爸专心在看著已经阅读了一天的报纸，似乎没听到。

《普门》第53期 2004年6月